

千古帝王传奇

曹操大传



杨复竣◎著

一个真实立体、有血有肉的谋略大师
中国人心目中往往有两个曹操。一个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反面人物，一个是《三国志》中的「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」，伟人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曾经说过：「三国的几个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对统一都有所贡献，而以曹操为最大。」



弱勢崛起的三国大赢家



千古帝王传奇

杨复竣◎著

曹操大传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曹操大传/杨复竣著. —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 - 7 - 5639 - 2416 - 5

I. ①曹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人物传记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4423 号

曹操大传

著 者: 杨复竣

责任编辑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武晓强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

邮政编码: 100124

电 话: 010 - 67391106 010 - 67392308 (传真)

电子信箱: bgdcbsfxb@163.net

承印单位: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经销单位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6

字 数: 791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639 - 2416 - 5

定 价: 6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本社调换



曹操是一个谜！是一个人们在心中争论的谜！

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

在这首气势宏大、令人动容的千古绝唱的后面，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曹操？很难想象，这样一首作品的作者，是一个被某些作品骂了近两千年的“乱臣贼子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说得明白。我们所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一个人对世界留下了什么，他是否为大多数人所铭记，所感动。

2009年年末至2010年年初，考古界传出了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，在河南安阳出土了一代枭雄曹操的墓地——高陵，这一具有颠覆性的考古发现令世人惊叹。尽管目前还有种种说法，但是，曹操——这个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，却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
“说曹操，曹操到”，“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”，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……很少有哪位古人会像曹操这样，被我们时常提到。但是，现代人对曹操的了解，实际上并不多。

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身处汉末三国纷乱的时代，曹操以卓越智慧和才华，南征北战三十多个春秋，完成了北方大半个中国的统一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。以他灿烂的一生，应当无可非议地被称之为“英雄”。然而，一千多年来，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一再扭曲，造成了千古奇冤。

1917年，胡适和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以书信形式讨论对曹操评价





问题。胡适说：“《三国演义》在世界‘历史小说’上是为数不多的名著。其书谬处在于过于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。然其书能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，亦可见其魔力之大。”其实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褒刘贬曹，不过是承习凿齿，朱熹的评论，替他们推波助澜而已，并非独见，然而刘备的才学、才华、识人、用人，对天下的贡献，比之曹操相差千里！

历史地纵观曹操一生，在政治上，他抑制豪强兼并，横扫汉末腐败风气，大胆进行了改革；在经济上，进行了大力整治，推行屯田，调整税负，奖励耕植，恢复盐铁官营等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；在用人上，他一反传统路线，坚决推行“唯才是举”，保证了统一事业的成功；在军事上，他重视谋略的研究，几乎获得了无往不胜的战绩；在文学上，“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”（鲁迅语），形成了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，开创了三国时期最典型的建安文学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清廉之臣。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，由于连年的战乱和军阀割据，民生凋敝，困苦不堪。曹操曾经在自己所做的《蒿里行》中感叹道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曹操作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臣子（实际上他比皇帝还要大），却深深地体会到百姓生存之艰难，因此，他在大力发展民生的同时，也不忘记勤俭治国，以诚意待天下。据记载，他的宫殿里的幔布破了，他就请人修补一下继续用，脚上的鞋子也是穿了多年不舍得更换。他反对奢靡之风，他所选用的人，都是清廉正直之士，即使有人在当时名声显著，如品行不端，也始终得不到推举。

总而言之，曹操尽管有不少缺点，甚至也干过坏事，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，但他仍应堪称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英雄，他超世的谋略，过人的雄才，杰出的治世才能，是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



目录



第一章	▶ 潜龙在田	(001)
第二章	▶ 乱世之星	(010)
第三章	▶ 猎议奸雄	(019)
第四章	▶ 治世能臣	(033)
第五章	▶ 顿丘县令	(046)
第六章	▶ 受株罢官	(057)
第七章	▶ 倾国美人	(067)
第八章	▶ 天怒昭雪	(075)
第九章	▶ 济南国相	(084)
第十章	▶ 典军校尉	(097)
第十一章	▶ 勤王进京	(107)
第十二章	▶ 曹操行刺	(117)
第十三章	▶ 陈留起兵	(126)
第十四章	▶ 折戟汴水	(137)
第十五章	▶ 大道御国	(149)
第十六章	▶ 我自西向	(159)
第十七章	▶ 领兖州牧	(169)
第十八章	▶ 收黄巾军	(177)
第十九章	▶ 匡亭之战	(189)
第二十章	▶ 东征陶谦	(198)



目录



第二十一章	▶ 祸起亲信	(209)
第二十二章	▶ 三战吕布	(220)
第二十三章	▶ 收复兖州	(229)
第二十四章	▶ 奉戴天子	(238)
第二十五章	▶ 挟帝许都	(247)
第二十六章	▶ 聚才固基	(258)
第二十七章	▶ 驱虎吞狼	(269)
第二十八章	▶ 人才说道	(281)
第二十九章	▶ 许下屯田	(294)
第三十章	▶ 兵败宛城	(304)
第三十一章	▶ 英雄长恨	(316)
第三十二章	▶ 取信天下	(327)
第三十三章	▶ 白门楼上	(338)
第三十四章	▶ 皇家血书	(353)
第三十五章	▶ 青梅煮酒	(366)
第三十六章	▶ 玉玺归汉	(375)
第三十七章	▶ 智得天机	(385)
第三十八章	▶ 盖世义模	(394)
第三十九章	▶ 说道统帅	(411)
第四十章	▶ 官渡决战	(422)



目录



第四十一章	▶ 人谋谋人	(434)
第四十二章	▶ 十面埋伏	(444)
第四十三章	▶ 义厚情长	(453)
第四十四章	▶ 渔翁之利	(463)
第四十五章	▶ 赢得邳城	(472)
第四十六章	▶ 润心无声	(483)
第四十七章	▶ 贵在得贤	(493)
第四十八章	▶ 广开视听	(503)
第四十九章	▶ 高幹之死	(513)
第五十章	▶ 整俗兴正	(525)
第五十一章	▶ 塞北长征	(533)
第五十二章	▶ 杀融称相	(546)
第五十三章	▶ 轻吞荆州	(554)
第五十四章	▶ 兴师东吴	(566)
第五十五章	▶ 兵败赤壁	(576)
第五十六章	▶ 天下三分	(588)
第五十七章	▶ 扬州之固	(599)
第五十八章	▶ 铜雀台上	(608)
第五十九章	▶ 平定关中	(620)
第六十章	▶ 荀彧之死	(631)



目录



第六十一章	▶ 始魏公国	(641)
第六十二章	▶ 废黜伏后	(653)
第六十三章	▶ 攻取汉中	(663)
第六十四章	▶ 晋爵魏王	(672)
第六十五章	▶ 立太子令	(683)
第六十六章	▶ 刘备称王	(694)
第六十七章	▶ 三国鼎立	(704)
第六十八章	▶ 星陨洛阳	(718)

第一章 潜龙在田

涡河水像一条潜龙冲出地面，越过茫茫荒原，滚滚滔滔，从西北呼啸着奔向东南，放肆着发泄着困惑，疯狂地吞纳千万条支流，扫荡着敢于阻挡它的枯枝败叶，气势磅礴，横溢龙魂龙魄。

朝阳冉冉升起，默无声息地烧红了满天云霞，染红了流水，染红了大地，蒸腾着半空紫气。地面上显得朦朦胧胧，扑朔迷离。水声雾里，这紫色长龙不知为何掉头向东绕了个大弯，把一座三千年古城拦腰搂在怀里，憋足了劲儿以后，又呼啸着去了。

这座古城就是沛国谯县（今安徽省亳州市），位于淮北大平原西部，南襟江淮，北带黄河，紧依涡水，在商汤时即已得名。春秋时候，为陈国谯邑；秦时推行郡县制，称谯县；西汉时候，属沛郡；东汉时候，属沛国。谯县扼东西，控南北，史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群雄角逐之所。境界四达，水陆皆至，为淮西一大都会重镇。

汉桓帝永寿元年（公元155年）九月九日，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位于谯县正中的曹氏府邸，正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竟将大半条街都占了。府门外车马如同水流，熙熙攘攘。在恭贺的声浪气氛里，人们依次拥进那高大的府邸。府内厅堂楼阁，画栋雕梁，水榭亭台，峥嵘轩峻。树木山石，葱蔚氤氲。这时，曹府内笙歌箫鸣，一片喜庆景象。

吉龙厅里，曹腾笑口常开，连连拱手，不断接受着从京城洛阳赶来的大臣和地方官员的恭贺，同时狡黠的眼睛掠过那重金礼单。半个月来天天如此，曹腾本来蜡黄苍白的脸，如今显得更加寒苍，他却反常得不知疲倦，仍然忙个不停。“恭喜曹常侍喜得贵孙！”“恭喜曹大人喜得贵子！”这些千篇一律的贺词，尽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，每一次重复，在曹腾和曹嵩父子听来，心里是永远不满足的欣慰和欢喜。

烛灯燃起，曹府里一片灿烂辉煌。曹嵩双手呈上红锦礼单薄，恭谨地说道：“请恩父过目。”

在楠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曹腾，缓缓睁开惺忪的老眼，抬起身，“嗯”





了一声，接过红锦礼簿，慢慢翻阅着。他看得很慢很沉重很仔细，仿佛在考察着一个又一个人，翻阅到最后一页，慢慢合上，抱在胸前，竟呜呜地哭了。他的哭声像一个女人。

曹嵩见了，立即跪倒在曹腾面前，叫了声“恩父”，是劝导，还是安慰，说道：“这是大喜日子，恩父何故如此伤悲？”

曹腾像女人一样的哭声，很惨很惨，哭了好大一会才止息下来。他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

“三百六十五位朝廷命官恭贺……我一个宦官有了儿子，有了孙子……曹氏能后续香烟，……不容易……不容易啊！”

曹腾像一个大海里筋疲力尽的求救者，精神显得颓唐，是那样地有气无力，他的眼睛像死鱼眼一样，盯着养子曹嵩。

曹嵩站起身，边双手搀扶着曹腾，边说道：

“是啊，不容易，是不容易，三百六十五位朝廷命官恭贺，这是恩父德高望重啊！”

曹嵩急忙回避曹腾的下半截话，他不愿意，同时也不能使他的恩父去想那个不光彩的“宦官”，更不愿提有关“宦官”的一个字。他眼睛一亮，朗朗说道：

“恩父大人，儿之所以能在朝廷做官，这是列祖列宗的荫德。记得我爷爷说过，我们曹氏是黄帝的后裔。黄帝有个孙子名颛顼，颛顼有个孙子名吴回，吴回的儿子陆终娶妻鬼方氏的女儿女隤，女隤怀孕三年，孩子总生不下来。陆终无奈，最后只好用刀子剖开女隤左边腑窝下，生下三个儿子；他又剖开女隤右边腑窝下，也生下三个儿子。其中第五个儿子名安，赐曹姓，封在曹国。西周初年，周武王将他的弟弟封在曹国，称曹叔振铎，改封曹安的后裔曹安在邾国。战国时候，邾国为楚国所灭，自此曹氏子孙分散，有的在沛国定居下来。”

曹嵩说到这里，曹腾振作起来，他点着头，连连“是啊”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你说的是我们的远祖，秦朝末年，曹参为沛县狱吏，后来辅助刘邦打败项羽，官拜平阳侯；惠帝时，继萧何为相国，就是那个‘萧规曹随’的曹相国呀！”

曹嵩为了讨曹腾高兴，赶忙说道：“远祖黄帝，王业昊昊，信誉人文初祖；祖上曹参，位列相国，饮誉天下。今恩父位列朝廷重臣常侍，这都是列祖列宗和父亲你的德行所致啊！”

曹腾点点头，继而又摇摇头，苍白的脸颊抽搐了一下，又布满了阴云。





今日，他一反素常的少言寡语，似乎有许多话要在他得孙子的喜庆日子说给儿子。他重重叹息一声，说道：

“可惜，曹氏自从相国以后，近四百年无声无息，到了你爷爷这一代，只是一个仁厚礼让人家了。”

曹嵩问道：

“仁厚礼让人家？”

曹腾点点头，站起身，来回踱了几步，才说道：

“你爷爷名萌，字元伟，有四个儿子，长子伯兴，次子仲兴，三子叔兴，为父最小，字季兴。家里很穷，盖锅不揭是常有的事。但你爷爷仍严传仁礼。一次，有位邻居丢了猪，这头猪与曹家的猪有些相似，这位邻居不容分说，上门将曹家的猪赶走了，而且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。你爷爷明知邻居的做法不对，却不和他争辩。谁知邻居的猪后来又跑了回来。邻居于是感到非常羞愧，赶紧将曹家的猪送了回来，并表示道歉。你爷爷仍不多说什么，只是含笑把猪收下了。”

曹嵩似乎知道恩父下面要说什么，忙接着说道：

“爷爷知书达理，不愧是仁厚礼让人家啊！”

曹嵩推说要去看望京都洛阳来的贺客，欲抬脚离去。曹腾知他心思，那只无力的手臂缓缓抬起，中指轻轻一指身旁的虎椅，示命曹嵩落座。曹嵩心有许多难以启齿的苦衷，实在不愿意与曹腾再说。他虽为曹腾的养子，但却被视为掌上明珠，噙在嘴里怕融了，放在掌上怕飞了。少时，正因为溺爱的缘故，曹嵩常不听曹腾之命，惹得当父亲的常常无可奈何。曹嵩不论从哪方面说，都应当对曹腾感恩戴德。不知为何，他们父子之间总难融洽。曹嵩心里总恶心这个大宦官养父，平常除礼节性的问安之外，他很少主动去看望曹腾，更没有、也不愿和曹腾促膝深谈。曹腾心里也明白，也知道曹嵩为什么这样和他离心离德，这不仅是鹅皮贴不到鸡身上，关键之处是厌恶宦官这个模样的人。曹腾心里说，没有我这个人被看不起的大宦官，哪有你曹嵩？哪有你曹嵩今日？不论如何，曹腾像历侍安帝、顺帝、冲帝、质帝和桓帝五个帝王一样，遇事有一种常人所不能容忍的忍劲。他心中追求的目标，都以超常的毅力一个个达到。曹腾心里说：“嵩儿，不论如何，你总是我的养子，你还是为曹氏后续了青烟，有些话我必须说给你，你表面上还不敢不听。”事实上，曹嵩也是如此。

曹腾抬起老眼，死鱼一样凝视着曹嵩，很严厉，干巴巴的，三分质问七分陈述地问道：





“嵩儿，你回答我，今日为贺我生孙子，为什么有三百六十五位朝廷命臣恭贺？”

曹嵩哑着嘴，仰望着曹腾，回答道：

“这还用说，这是恩父大树的光阴嘛！”

不待曹嵩再说，曹腾再大声问道：

“为父为什么忍奇耻大辱，进宫当宦官？我再问你，为父进宫当宦官三十年，朝代更迭，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更换，朝廷腥风血雨，多少人人头落地，家灭九族，为什么为父常侍长久？嵩儿，今日是你回答为父的时候了！”

素来表面顺从温和的曹腾像一头垂死发疯的雄狮，出现在曹嵩面前。曹嵩吃惊得有些畏惧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在曹腾面前。他心里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适逢孙儿的百日庆诞，老父亲会这样？他战战兢兢地回答道：

“回恩父，嵩儿明白。”

曹腾非常严厉地白他一眼，喝道：

“你明白什么！”

曹嵩心里实在是万千思绪，他此时此刻能说什么呢？不论如何曹腾把他养育成人，又让他当上了朝廷命官，这恩情重如泰山，深似大海。他还有什么可说？为什么从心底厌恶“宦官”？为什么对恩父总扫不尽心头的阴霾？恩父所期望的是再明白不过的了，况且是老人家在他孙子百日庆诞，想听到些吉利话。曹嵩想到这里，他深情地凝望着那张苍白的老脸，说道：

“恩父，儿明白，您老人家的心，在我身上，在您孙子身上，在曹氏子子子孙孙！儿虽不争气，但不忘为曹氏光宗耀祖……”

曹腾站起身，伸出他那干枯瘦削的大手，紧紧把曹嵩抱在怀里，如同女人又失声痛哭起来。这时候，仿佛抱的不是儿子，而是漂浮在大海里一根救命的圆木，他从这儿看到了传宗接代、振兴曹氏的希望。他对这个养子既满意又不满意，他恨铁不成钢，恨儿不如父愿。风云变乱之秋，胜者王侯败者贼，谁者胜，谁者亡，当是顺大势的智者能扭转乾坤。他在朝廷二十多年，如临深渊，谨小慎微，该说的三思后慎说，从不多说一句话。该做的三思后稳做，从不多走一步路。很多话，很多事锁在心里几年、十几年不出口。他守口如瓶，正因为这样，一些要事大事机密他才能涉及。他反复多次讲他的患难史、生存史、成功史，启发儿子的觉悟，然而曹嵩似乎是看不惯，或者是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这使曹腾很失望。然而，他决不罢休，因为曹嵩是他唯一的希望。曹腾默默观察着曹嵩，曹嵩尽管年轻，但有着一般人没有的老成、沉默、多思，阳刚多了些，阳柔少了些。这使曹腾放心不下，朝廷腥





风血雨，伴君如伴虎，阳刚就是暴露，暴露就是尖刻和棱角，就难宽容人，就难笼络人心，到头来是孤家寡人，就有危亡之险。这使曹腾怎么能放心呢！

曹腾未开口，又流泪了。他嘴唇颤抖着说道：

“嵩儿，为父在皇宫三十多个春秋，服侍五个皇帝，前后并未出过什么差错，儿知道其中的秘诀和苦衷吗？”

曹嵩愣愣神，回道：“明白，又不明白。”

曹腾白了曹嵩一眼，说道：

“人要生存，人要生存得好，要时时处处想到以我为中心，要想到如何利用人，如何利用人。人都为我，不论位居何位，那就是人先了。人都能自觉和不自觉为我，那便是人王了。嵩儿，你可明白为什么为父今日在孙儿百日庆诞要说这些？”

曹嵩点头说道：“明白，不单要儿记下，而且要作为传家宝传下去。”

曹腾“嗯”了一声，苍白的老脸荡起了几丝笑容。他缓缓从几案上把那本红锦礼簿拿起，翻了几页停下，用那干枯瘦削的中指捣了三捣，望了曹嵩一眼，曹嵩马上凑过来，伸头看道：

“种嵩！”

曹腾点着头，此刻，他显得很平静，说道：

“种嵩，是啊！今日为父就要跟你说这个种嵩。当年，蜀中太守想攀为父这个高枝，让为父给他讲句话来高升。于是，他利用本郡官吏进京的机会，给为父写了一封拉关系的信，表示推崇和亲近。益州太守种嵩得知了这一消息，派人在函谷关把这封信搜出，上奏蜀郡太守一本，连及为父，说为父内臣外交，应罪加一等，请求皇上免官治罪。不过，皇上以‘书自外来，非腾之过’为由，保护了为父。种嵩这样把为父视为仇人，为父不记前怨，反而常说种嵩是一位有本事的忠臣，敢于上书直言。后来，种嵩做了司徒，常对人说，‘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做到三公，全靠曹常侍的恩惠呀！’嵩儿，常做官，做常官，就是统化曾经是自己仇人、敌人的人。”

曹嵩“啊”了一声，瞪大了眼睛。

曹腾又接着说道：

“质帝死，太尉李固欲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蒜为帝，大将军梁冀则欲立蠡吾侯志为王。正在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，为父与大将军结盟，终于罢免了李固，把蠡吾侯志推上了皇帝的宝座，这就是桓帝。然而，为父得罪了硬直派官僚的头子李固，他们反而以为为父我是所谓宦官专权派的头子。为父不胡作非为，并不是对他们采取一概排斥，对待李固身边的贤才，为父依然推荐





重用，如陈留虞放、边韶，南阳延固、张温，弘农张奂，颍川堂溪典等人，都是为父推荐位至公卿的。嵩儿，他们把为父当成仇人、敌人，为父为什么这样做？人，给人了路，自己也就有路可走；人，不给人路，自己也就没有了路。”

火苗舔着蜡烛，跳跃了几下，发出灿烂的光芒，厅堂里亮堂堂的。一会儿，吹来了一阵寒风，蜡烛的火苗开始摇晃起来。曹腾盯着，显得很疲乏，哀叹了一声，回头望了曹嵩一眼，挥了挥手，说道：

“天晚了，你去吧！”

曹嵩问了晚安，慢慢轻步去了。

今日是百日庆诞，孩子出世一百天了，但名字还没确定。为了此事，在京城洛阳，曹嵩多次向他父亲曹腾说过，要当爷爷的取个吉祥名字。曹腾听罢，半天才回话。他很认真，一说不仅要取个吉祥名字，而且要取个合适名字。名字是一个人一生的号，有什么样的名字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，就有什么样的事业，就有什么事件发生，生在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天、哪一时辰、生在什么地方，天地八方六合，金木水火土，都要和合方可。二说儿子的名字应当由当父亲取，儿子是父亲精血，自然会明白要明白的，知道已知道的，父子通灵。曹嵩取了不少，又觉得不合适。他想给儿子一个合适的名字。

曹嵩想了很多，在孩子出世的前前后后，有许多事确实使他很费思索，在他面前升起许多疑团，不少事，他不能也不敢去询问别人，甚至连他父亲都不说，自己在默无声息中苦苦消化和寻觅。

在孩子出世的前一天，不知从何处进府一位道人。这位道人仙风道骨，气宇非凡，进府便指指划划，却一言不发。大管家得报，看了，赶上询问究竟，奇怪，谁知那道人连眼皮都不抬，依然在指指画画，开始是两手在半空中画圆，继而在头顶，继而在胸前，正画，反画，反画，正画，没完没了。大管家说道：

“仙家有何训示？”

谁知那道人在胸前太极图上止了，开口说道：

“不是真人不开口，不是善人不握手。”

道人说罢，又继续指指画画。

大管家见了，忙禀报从京都洛阳回府的曹嵩，曹嵩忽然悟到，夫人丁氏将要临产了。他心里一惊，暗道：莫非上天有兆？忙传有请道人，大管家眉头一皱，对曹嵩说道：

“‘不是真人不开口，不是善人不握手。’还是请动驾亲迎为是。”





曹嵩眼睛一亮，点点头，疾步来到道士面前，抬眼打量这道人面如童颜，眼若秋水，一头白发，一股仙气，赶忙示礼拱手拜揖，邀于后厅攀话。那道人也不言语，即随曹嵩进入后厅。

道人落座，闭目养了会儿神，睁开眼睛，朗声说道：

“给贫道拿笔来！”

曹嵩即令大管家呈上纸笔，道人铺纸运笔。沙沙声中，一个太极八卦图呈在纸中间。道人嘘了口气，只见太极八卦图上，有一条黑龙和一条白龙在游动，白龙黑眼，黑龙白眼，不一刻，黑龙扣白龙尾，白龙扣黑龙尾；头尾相接，尾头相融，随后，山影出，大泽现，上呈天，下呈地，东燃火，西涌水。道人又嘘了一口气，竟天地相融，山泽通气，风雷相薄，水火不相射起来。曹嵩见了，连连叩拜，说道：

“请仙道指点迷津！”

过了片刻，待一切寂静，道人方才开口说道：

“足下，亳地，与亳地相对阵地，古时宛丘，伏羲画八卦圣地。宛丘和亳是太极图阳龙的阴眼、阴龙的阳眼。四千年前伏羲画八卦，开物成雾，一画开天，创天地人共构阴阳大道；三千年后，老子出生亳地，五千言《道德经》主静、守柔、贵雌，倡小国寡民。伏羲上上圣人，老子大圣人。昔亳今谯是太阴圣地，阴龙阳眼之所，阴龙呈阳，太极呈阳。天下之中，中国；中国之中，中原；中原之中，宛丘；昊昊乎，无际太极；渺渺也，浩瀚太极！地灵人杰，见龙在田，四世、三公、王也！”

道人说着，就欲离去，曹嵩急忙挽留，欲问详细，那道人哈哈笑着只顾走，曹嵩见留不住，忙追上匆匆问道：

“请问道仙道号？”

那道人仿佛在唱道：“孔子曾学礼于他，以后又道化成身，蝉蜕度世。他无世不出：伏羲时候，为郁华子；神农时候，为九灵老子；祝融时候，为广寿子；黄帝时候，为广成子；颛顼时候，为赤精子；帝喾时候，为禄图子；帝尧时候，为务成子；虞舜时候，为尹寿子；夏禹时候，为真行子；殷汤时候，为锡则子；文王时候，为文邑先生……哈哈哈……你说，他是谁？哈哈哈……”

笑声中，道人隐身去了。

曹嵩大叫大嚷，希望能唤回，哪还有回音呢？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双手插向半空，久久都没有放下。当大管家把他从痴呆般的境界唤过来，他双手搓着，啧啧地咂着嘴道：





“啊啊啊，难道我在做梦？难道我在做梦？”

大管家及丫鬟奴婢们立在一旁，谁也没有敢接话，任凭曹嵩梦呓般地数落。

过了一会，曹嵩沉默了。他转过脸，伫立在那儿，心里咚咚剧烈跳动起来。“四代三公称王”，他不敢相信，真是这样，那便有家灭九族的大灾难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吓得面色苍白，出了一头冷汗，好半晌才愣过神来。他对奴婢们喝道：

“那个道士是个疯子，他说的疯话，一不要相信，二不要出唇。谁要不听招呼，谁要出了唇，我割谁的舌头！”

曹府的丫鬟奴婢不敢说，即使曹腾归府后，曹嵩也没有透一句，他觉得如果是假的，自己受了欺骗，又欺骗了老子；如果是真的，泄露了天机。

道士到曹府的第二天寅时时分，晨光熹微中，一架彩虹高照曹府，丁夫人临产，婴儿降世了。他来到人间，就大喊大叫地哭嚎，哭声一里外都听得见，洪亮得出奇，惊得院中那棵老槐树上的喜鹊鸣，乌鸦叫，苍鹰飞。这个婴儿方脸，细眼，隆鼻，海口，当天就睁开了眼睛，大眼睛骨碌碌在转动，仿佛在这个多难的人间寻觅着什么。丁夫人很不安地打量着这个婴儿，当发现婴儿背上有七星北斗，命贴身奴婢速禀曹嵩。曹嵩在人们的恭喜声里掀开红锦遮盖，细细看了，果然是七星北斗。曹嵩眼前立即恍惚起来，头轰然响了一声，简直有些眩晕。他不敢相信，但是一切毕竟是真的。夏禹胸藏七星北斗，开创了夏朝，儿子却背有七星北斗，这是什么兆头？他伫立凝目，许久没有移动，婴儿一声洪亮的哭声，使他眼前金星飞溅，匆忙盖了，昏昏沉沉地退出。

曹嵩心里忐忑忐忑，实在难以平静。他刚落座，大管家匆匆赶来，禀报说道：

“老爷，在少爷没出世前，涡河水突然无风三尺浪，云里雾里，飞起了一条黑龙，在曹府上空消失不见了。”

曹嵩立即意识到了什么，转了个弯，脸上飞起乌云，对大管家喝道：

“这是谁胡言乱语，辱我曹府？记下，以后不准有这等流言飞语！”

大管家本来是为曹府助兴，没想到却受到这般曹嵩呵斥，诺诺称是，悻悻退下去了。

这些都记忆犹新，印在曹嵩的脑海里，时刻像轴轴彩画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在儿子百日庆诞的前三天，曹嵩终于从上万字的汉字中认定：

名操，乳名阿瞒。

